

梦系铁达尼



一曲沉没之船上永不沉没的爱情绝唱
罗蜜欧与朱丽叶在九十年代的珍版再现
短短四天的热恋竟胜过生生世世

席绢

57

文艺出版社
盛出版有限公司

梦系铁达尼

Dream In Titanic

(台湾) 席 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北岳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梦系铁达尼

作 者：(台湾) 席 绢

责任编辑：李荣德

出版发行：北岳文艺出版社

经 销：山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山西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6.5

字数：170,000 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78-0688-8/I·638

定 价：9.80元

永不沉没的爱情巨轮（代序）

——阡陌

看完电影《铁达尼号》，不禁使人们有着一种难言的情怀。这部可使天地为之动容的巨片，也同样使我的心灵强烈震撼。特别是杰克和洛丝的爱情，虽然短短的四天，但确胜过一世……。当我询问席娟小姐她的感受时，得到的是一种激情的，然而又是十分惋惜的感叹声。“我要带我的读友们重游铁达尼号，让大家知道当时乃至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席娟小姐几天后告诉我，“他们（杰克和洛丝）的爱情就像是唐家三少唐少廷的经历，其中一定有一个漫长的空白时期。这样执着、热烈、完美的爱情是不可能夭折的，我就是要追寻，挖掘出这段空白时期，将它再现给我的读友们，以慰大家痛惜的感情。”

于是，十天以后，我看到了这部“梦系铁达尼”的新作，街对面的凤凰影院还在放着这部电影，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我一气读完全文，心中一阵狂喜，急切提笔，我要把这部小说迅速介绍给读友们，让他们在“痴情季节”里也能分享我的欣喜。

究竟有什么值得我如此快乐，你们看完小说自会明白……

楔 子

预言巧合

1889年（清光绪24年），有一位努力不懈的作家摩根·罗伯逊（Morgan Robertson），他写了一部小说，写的是行驶在大西洋上一艘空前豪华的定期客轮，船上载满了洋洋得意的富豪，在一个四月份的寒冷夜晚，全船撞毁在一座冰山上。这本书设法显示出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事实上，这本书当年由曼斯菲德（M. F. Mantfield）公司出版时，书名就是“徒劳无功”（Futility）。

14年以后，英国一家“白星轮船公司”，造了一艘极像罗伯逊小说中的轮船，这艘新船排水量是6万6千吨，而罗伯逊小说中的是7万吨，这艘真船长269公尺，小说中那艘是244公尺；这两艘船都有三个推进器，速率可达每小时24节（哩）到25节（43到45公里）；两艘船上都载有3千名乘客；而救生艇也都只能容纳极少数人。可是，在当时，救生艇少被认为无关紧要，因为这两艘轮船都号称“不沉”。

1912年4月10日，这艘真轮船，从英国的南安普顿港发航，驶往纽约作处女航，船上货舱中载有无价之宝——有莪默伽耶“鲁拜集”的原稿，以及财产总值两亿五

千万美元的一批旅客。航行途中，船撞到了一座冰山，在4月的寒夜中沉没。

罗伯逊小说中的那艘客轮命名为“铁达号”(Titan)，“白星轮船公司”的这艘客轮，则命为“铁达尼号”(Titanic)，本书男女主人翁的爱情发源地就是在这艘客轮上，因此，我称它为“永不沉没的爱情巨轮”

第一章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美国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一。

早晨起床之前，洛丝·赫利做了一个梦，毫无理由地梦到了十七年前铁达尼号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沉没的事情，惊醒过来时，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几乎都快从口中跳出来了。在这个十月的早晨，她为什么突然再一次梦到了铁达尼？难道有着什么特别的预兆？或者是杰克在暗示她什么？

她没有将这一莫名其妙的梦境告诉盖烈，也没有对母亲鲁芙提起，只是在华尔街开市以后，给她的股票经纪人波斯纳打了个电话，委托他抛出自己的全部股票。

一直到了下午四点，波斯纳的电话仍然没有打进来，洛丝才感到事情可能非常严重，她不得不拿起电话，打给华尔街波斯纳的办公室。非常不幸的是，电话一直占线，对方似乎有着没完没了的话要谈。

她还在试图与波斯纳联络的时候，鲁芙闯进了她的工作室，看上去，鲁芙的脸色不是太好，她那张本来就没有多少肉的脸上，显得惊恐而且慌乱。

“什么事，妈？”洛丝放下话筒，以她那特有的冷漠语气温道。

鲁芙似乎丢掉了她那个时代的贵夫人们固守的贵族习性，也完全不注意说话的方式是否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她挥动着手中刚到的晚报说：“洛丝，崩溃了，股市崩溃了。”她的声音有点发抖。

洛丝再也冷漠不起来，她猛地扔掉手中的话筒，几步走到鲁芙面前，从她手中接过晚报，见头版的大字标题写着《巴布森预言兑现，华尔街大崩溃开始》，文中说：华尔街今天的交易钟刚刚敲响时，人们就像疯狂了一般抛售手中的股票，仅仅只是几分钟之后，抛单就堆积如

山，但是，却很难找到接单配对成交，因此，道·琼斯指数就像被冲破大堤的洪水一般，狂泻不止，截止上午休市，交易所并未能及时报出指数，原因是股票行情自动记录器根本来不及反映所有的交易。

这则消息使洛丝震呆了，她连忙跑到电话机前，再次给波斯纳打电话，电话仍然是占线，正在这时，听到楼下传来女佣黛娜的声音，“赫利先生，是否要一杯咖啡？”她问。

“盖列回来了。”鲁芙有点喜出望外地说，“他一定能想到办法。他总是有办法的。”她边说边向楼下跑去。

洛丝懒得动，也懒得再打这个电话，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

没过多久，楼下传来一阵餐具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黛娜惊慌失措地跑上楼，脸上挂着恐惧，对洛丝说：“夫人，赫利先生他……”

洛丝只是看了女佣一眼，淡淡地说：“别管他，黛娜，你忙你的去吧。”她自己坐在那里，甚至没有动一下。

直到三个小时后，纽约的电话才打过来，“夫人，非常抱歉。”波斯纳在电话的另一端对她说，“记录带迟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所以，我们直到现在才得到确切消息。”

“情况真的很糟吗？波斯纳？”洛丝以她惯有的语气问道。

“简直糟透了，夫人。”股票经纪人仿佛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说出的话有气无力，“我们查过记录，你的股票成交了五手。”

“才五手？”洛丝这次有点失控了，片刻之后，她又冷静下来，对波斯纳说：“这不是你的错，波斯纳，不要太自责。明天一开市，你就全部抛出去，挂低五个百分点也要抛。”

但第二天，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在年底至第二年初的几个月中，大股灾使得所有上市公司损失惨重，信誉最高的蓝筹股，其跌幅也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多的竟下跌了百分之九十。有许多股票，跌得几乎是一文不值。

人们都在期待着华盛顿拿出救市之策，或者是摩根大厦的救市基金起到作用，但等来的却是一宗又一宗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因为破产自

杀的事件，一面再，再而三地发生。

接着就是那个午夜，洛丝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叫了起来，她看了一眼床头的钟，现在应该是星期一凌晨两点三十七分。这个时候有电话打进来，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她颇有几分不情愿地抓起话筒，就听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你是赫利太太吗？”

近十年来，洛丝一直没有习惯这一称呼，但也从来不否认。“什么事？”她问。

“我是费城警察局的希尔特警长。”对方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对她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你的丈夫盖列·赫利先生从赫利大厦的四十九楼上跳下来，自杀身亡……”

一周后的一个清晨，洛丝和鲁芙，不得不搬出了国家公园旁边的那幢豪宅，此时，她们已经身无分文，幸好洛丝那天清晨从停尸房回家后，立即藏起了自己的一些首饰，她们母女才得以在市郊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所有的下人，她们只留下了黛娜一个，其他的，全都散去了。

鲁芙走进去，看了一眼那房子，差点就昏了过去。“天啦，我怎么能住在这里？”她说，“你看，这房子似乎一百年没有粉刷过了，而且，还有周围那些人，我怎么能同那些可恶的下等人住在一起？”

“住口，妈。”洛丝愤愤地说，“十几年前，我们还有些首饰，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鲁芙还有些不甘心，“可是，我们是贵族，我们有着高贵的血统……”

洛丝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声斥道：“见你的鬼去吧，你以为你是谁？”

从那以后，鲁芙连门都不敢出了，她担心出去会遇到以前圈子中的人，自己的脸面没地方可放，其实，就算她不出门，盖列的自杀以及所有财产被拍卖，也是尽人皆知的事。

洛丝倒不是太担心，铁达尼事件之后，她曾独自生活了四年，跟一

位好心的缝纫师学徒，后来又步吕茜的后尘学会了服装设计，并且在费城有了一些名气。她有一技之长，不相信凭着自己的手艺会养不活一家人。她也很少出门，一直都关在家里干缝纫一类的活，这些活都是由黛娜去张罗来的。

但是，她似乎对形势的估计过分的乐观了，没料到这次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太大，到了第二年年中，不断传来工厂倒闭的消息，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还有闲钱来做衣服？即使是那些小康家庭，一件衣服也是大人穿过之后，打上补丁再给孩子穿，更不用说那些普通的平民家庭了。渐渐地，洛丝再也难以接到活干，很快便陷入经济绝境。

这时，她不得不变卖偷偷带出来的那点首饰。

那些首饰同样是盖列的财产，原是该被拍卖以抵债的，她还不能公开卖。另一方面，空前危机到来以后，人们的第一要素是衣和食，很少有人有闲钱来装扮自己，首饰行情极为低迷，即使是上等首饰，也很难卖出价钱来。

有一天，黛娜为了找到一家肯出公道价钱的珠宝店，在外面跑了差不多一天，回来时告诉洛丝，最近，在林肯大道新开了一家珠宝店，店主似乎无意于卖出任何首饰，但对于那些成色极佳的首饰，倒还愿意出一个比较公道的价钱。

第二天，黛娜陪着洛丝来到这家珠宝店，店堂主管热情地迎接她们。洛丝一看，知道此人不是老板，便说道：“请你们经理来一下，我有件东西想让他看一看。”

几分钟后，珠宝商米耶在后堂接待了洛丝，洛丝从身上拿出一个很普通的布包，然后伸进手去，从中掏出一件东西，放在米耶的面前。

她拿出那只布包的时候，米耶多少有些大失所望，以他的阅历，他知道，但凡那些绝品首饰，都会有一个非常精致的盒子，而面前这位女士，拿出的只是一只看上去普通至极的布包，他就以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当洛丝将那件东西放在他的面前时，他的眼睛顿

时直了，口不自然地张开，大大地吸了一口气。

这是一条项链，链的部分，没有太多特色可言，关键是链坠部分，那里是一颗巨大的天蓝色钻石。以米耶对珠宝的见识，他不可能看不出，这颗钻石是极品，普通人绝对不可能得到。“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条项链名叫海洋之心。”米耶说，“在上消失已久，它再次面世，将可能引起许多的麻烦。”

洛丝站起来，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到此为止。”说着，向米耶礼貌地道别，然后向外走去。

米耶连忙喊住了她，并且对她说：“请原谅，夫人。我需要时间向董事长汇报，如果董事长对这件首饰感兴趣的话，请告诉我怎样才能与你联系？”

洛丝犹豫了一下，然后对他说：“三天以后，我让我的女佣来讨消息。”

三天后，黛娜将见米耶的经过告诉了洛丝，米耶说，他的主人非常感兴趣，但要亲自看一看，再作决定，而且，也想当面谈价钱，表示要派车接洛丝去他的府上。黛娜认为这有些不妥，便向米耶先生打听了一下地址和主人的姓名。

“夫人，你怎么都不可能想到。”黛娜非常惊奇地说，“那位西蒙德先生竟然住公园路九号。”

洛丝也是暗吃了一惊，公园路九号正是她以前的公寓，原来那幢豪华公寓的新主人名叫西蒙德，而且，也有可能成为海洋之心的新主人。

“西蒙德？这位西蒙德先生是干什么的？”她问道。

黛娜说：“他的全名是布恩·西蒙德，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画家和海洋探险家。”

无论是画家还是探险家，都会对海洋之心感兴趣。问题是她不能让人知道自己的行踪，甚至是不能让人知道海洋之心的真正所属，否则，可能引起巨大的麻烦。同时，她又必须将海洋之心卖掉，否则，她和母亲将无法生活下去。

洛丝略想了片刻，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当一次不速之客，回到以前的家去进行一次旧地重游。

这样决定之后，她便和黛娜一些出门了。

在那幢非常熟悉的大门前，洛丝将黛娜留在了门外，然后独自上前去按门铃，一个女佣出来开门，见面前所站的是一位单身女士，而且是一位衣著虽然陈旧，却美丽无比的女士，心中颇有些吃惊。

不待女佣问起，她便说道：“我和西蒙德先生有约，我叫海洋之心。”

女佣一脸的迷惑，“可是，西蒙德先生告诉我，说他今晚没有约任何客人。”

“不，他约了我。”洛丝打断了她，说道：“你去通报一声，就说海洋之心来见他。”

女佣将她放进了门，安排在一楼的客厅坐下，然后对她说：“海洋之心夫人，请你稍坐，西蒙德先生在画室作画，如果他说并没有预约的话，我只能非常抱歉地请你另约时间。”

洛丝非常礼貌地点了点头，表示绝对不给她增加麻烦，然后转过头来看着客厅。这里原本是她的客厅，但现在已经变了样子，以前，盖列刻意表现自己的富有的那些东西，似乎全都被新主人清除了，到底是艺术家，客厅中布置得非常雅致。她坐在那里，不禁大为感叹，人生真是无常，人们在过着今天的时候，谁又能预料到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几分钟后，女佣从楼上下来，对她说：“海洋之心夫人，西蒙德先生请你去他的书房。”

“请你带路。”洛丝礼貌地说。

其实，她知道书房在什么地方，但为了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到这里，却告诫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一定要不露声色。

女佣将她带到书房门口，替她开了门，并没有走进去，只是在门口对她说：“请你在这里稍坐，西蒙德先生很快就会过来。你需要什么，请告诉我一声。”

“不必多礼，谢谢。”洛丝说着，走了进去。

她并没有坐下，而是开始注意新主人的书房。她原想从书房中的藏书了解一下西蒙德先生这个人，但走进之后，立即就被一件事震惊，将以前的想法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西蒙德先生的书房中有一张大写字台，而在这张写字台的后面，挂着一巨幅油画，画中是一个全裸美女，她侧躺在一张沙发上，左手向后扬起，搁在沙发的靠背上，右手半撑在脸前，头微微向下低着，那双火一般的眼睛，直视着她面前为她作画的画家，而她那丰满的胸前，戴着一条项链，正是海洋之心。

洛丝见到这幅画，心中顿时大喜。杰克，一定是杰克，只有他才能复制那幅画，也只有他才能完全把握画中人的感情和灵魂，难道杰克真像她希望的一样，没有死？但是，他如果没有在那次大难中死去，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不来找自己？不，根本不可能，他根本不可能逃出那次大难。事后，她问过那名施救的海员，他曾告诉她，只要是身体浸在海水中的人，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因为海水太冷了，他们的血液在低温中凝固。当时，杰克为了将生的机会留给她，自己一直都留在海水中。她大声地叫道：“不，这不可能，不，这不可能是真的，绝对不会是真的。”

她的话音刚落，背后就有一个声音传来，“夫人好眼力，这的确不是实物写生。”后面那人说，“这是经常在我的梦境中出现的一幅画，所以，我将它画了下来。”

洛丝转过身来，看着面前的主人，她还以为上帝会给自己安排一次意外惊喜，她甚至想过，无论如何，一定要向西蒙德先生问清画的作者，因为世界上知道这幅画的，绝对不会超出五个人。这个人很可能与自己或者是那幅画有着特别的联系。可是，西蒙德却向她承认，他就是画的作者，而且，并非亲自看过那幅画或者见过画中人，只是自己的一个梦境。这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恐怖的一件事情。她向西蒙德先生看去，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因为他的脸上有着几道深深的伤痕，将他的脸面

完全破坏。但是，他的眼睛却非常的明亮，一双明亮的眼睛长在这样一张脸上，实在是一件让人恐怖的事情。

西蒙德就用那样一双眼睛看着她，又看看墙上那幅画，像是自言自语说道：“你和她非常相像，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谁？”

“不！”洛丝大叫一声，非常失态地从西德蒙身边冲过去，跑出了书房，飞快地下楼，然后一直跑出了这扇大门。

见到黛娜时，她再没有了一丝力量，全身像是没有了骨头一般，竟瘫了下来。还算黛娜手疾眼快，一把抱住了她，才未使她倒在地上。

“夫人，发生了什么事？”她关切地问道。

是啊，发生了什么事？她自己心中也不清楚。十几年前，曾有过这样一幅画，但那是一幅碳笔素描，现在却成了一幅油画；那幅画随着一次空前大海难沉入了大西洋的海底，永远都不可能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可是，现在怎么会出现这样一幅画？

洛丝不仅仅是感到诡异，甚至是感到恐惧。

第二章

那是一场可怕的恶梦，洛丝用了差不多十七时间来忘却，她原以为自己做到了，但没料到，十七年后，她经历了又一次铁达尼号沉没事件——大股灾，这次毁灭性灾难，将她再一次拉到了十七年前。

回到家，她就躺下了，一躺就是三天。

家中能卖的东西全都卖光了，唯一没有卖的，只有海洋之心。这件首饰，洛丝实际不想卖，而且，大概除了那个布恩·西蒙德以外，再没有人出得起价钱。她很想再见西蒙德一次，问一问他，那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又怕不得不回到过去，再经历一次铭心刻骨的伤痛。

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洛丝不得不狠狠心，将黛娜也辞了。从此，家中的一切，事无巨细，她不得不亲自动手。

过了半年多与世隔绝的生活之后，鲁芙有些坐不住了，又开始外出，回来就在洛丝面前唠叨，说这样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又说她见到了奥斯多夫人，奥斯多先生也在这次大股灾中破产，与盖列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自杀，而是一贫如洗地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搬到了中产住宅区。鲁芙说，奥斯多先生将一些绅士们带回自己的家中，交给夫人接待，他从中收钱，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真不错，奥斯多夫人照样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入一些很重要的社交场所。有几次，洛丝忍无可忍，很想数落母亲一番，但话到嘴边，又不得不吞了回去。

两个月很快又过去，洛丝已经是家徒四壁，她已经两天没有吃任何食物了。

我再不能犹豫了，无论结果如何，一定得再去见西蒙德先生一趟。她一次又一次这样告诫自己，却一次又一次打消了念头。这天早晨，她照例起得非常晚，这是陷入绝境以后养成的习惯，尽可能地在床上多

呆些时间，就可以少吃食物，节省开支。她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去找米耶先生，跟他约定与西蒙德见面的时间。但是，她坐到那面已经有几条裂缝的镜子前准备打扮自己时，却又一次犹豫起来。

就在她正准备出门的时候，鲁芙回来了，与她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那人一进门，便将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将洛丝上下左右打量了一遍，然后将鲁芙拉到一边，两人悄悄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鲁芙找个借口离去，家中就只剩下洛丝和那个男人。

鲁芙刚刚走开，那个男人便像饿狼一样向洛丝扑过来。洛丝没有一点准备，加上两天没有吃任何食物，人早已饿得没有多少力气，哪里是那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的对手？那人将她搂在怀里，伸出那满是烟臭味的嘴要来吻她。洛丝挣扎着，却完全无法挣脱，情急之中，她猛地向那人的鼻子咬过去。那人疼痛难忍，不得不松开了她，眼中蓄满了仇恨的怒火。

“臭婊子，钱你已经收了，你若不乖乖地脱光衣服，我今天不会轻饶你。”

洛丝的心像是被人猛地刺了一刀。一开始，她就觉得这个男人来得蹊跷，当时只是想到母亲想将自己推给这个男人做妻子，以解目前的困境，却没料到，她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来。

天啦，为了鲁芙，她已经牺牲太多了，可现在，她竟然完全不顾母女之情，做出这种事来。

十七年前，洛丝被人从海难现场救上了喀尔巴阡山号，获救的盖列·赫利曾经到下层舱来找过她，那时，她已经决定彻底地告别过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她故意将喀尔巴阡号发的那条毛毯紧紧地裹住自己。盖列四处转了一圈后，没有发现她，便失望地离去了。

后来，她在美国以洛丝·汤姆逊的名字定居下来，并开始跟一位缝纫师学徒，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却不料，三年之后的一天，她非常意外地遇到了玛嘉丽·布朗，这个热心的女人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鲁芙。

鲁芙获救后早已身无分文，一直靠盖列的接济，才得以生存下来。盖列之所以肯收留她，显然因为对洛丝的爱始终没有泯灭，他的父母多次逼这个独子结婚，全都被盖列拒绝。鲁芙在得知洛丝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同盖列一起找到她，盖列再一次当作母亲的面向洛丝求婚。那时的洛丝，觉得自己生活得非常宁静，而且，她潜意识中一直都认为，杰克应该还活着，有一天他定会来找到自己，说什么都不肯回到过去。

第二天，鲁芙再一次来到洛丝的住处，告诉洛丝，她不准备再离开，也将不再吃任何食物和水，一直到她答应嫁给盖列为止。毕竟她是自己的母亲，洛丝总不能看着母亲饿死在自己面前，眼看母亲就要饿昏在自己面前，洛丝的心软了下来，不得不嫁给了盖列。

但是，他们毕竟早已没有了感情，婚后一直都不和谐，不久就彻底闹翻了。洛丝坚持要跟盖列离婚，盖列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说什么都不肯同意。那时，洛丝的态度异常坚决，她需要自己的生活，根本就不会在乎盖列会怎么样。这时，又是鲁芙再一次求她，并且威胁说，只要洛丝离婚，她就死在洛丝面前。洛丝当然清楚，鲁芙拼命想维护的，是目前的身分地位，她知道，只要洛丝与盖列离婚，盖列将不会再给自己一分钱，那时，她就得上流交际圈中彻底地退出，那会比死更令她难受。看着渐渐老下去的母亲，洛丝又一次心软了，从此，她和盖列一直虚伪而又痛苦地生活着，直到盖列因破产跳楼自杀。

为了母亲，她已经牺牲了够多，可现在，她竟然如此地对待自己，哪里还有半点人性？洛丝是又气又急，对那个男人大声叫道：“我没有收你的钱，谁收的，你找谁去。你如果再不走，我就报警。”

那男人似乎不肯轻易放过她，恶狠狠地冲她笑着，“报警？好哇。我倒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一面说，一面再次向她走过来。

洛丝真是绝望了，鲁芙收了这家伙的钱，到了警察局，她会被当成暗娼处理，甚至还会被扣上以色列相诈骗的罪名收监。但是，她无论走到什么样的绝境，也是不会拿自己的肉体换取食物的，至少，她还有海洋之心，那件首饰足够她维持几年。